



人终为灰土 书终以传世

季羨林与《传世藏书》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克勤 张新奇

季老走了。我们在第一时间飞往北京，到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吊唁他老人家。然后，又去八宝山参加了追悼会。季老安祥地躺在鲜花和松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我们深深地向季老的遗体三鞠躬。

这天，给季老送行的，还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还有一万多群众。有的大学的师生打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光照千秋”。《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发了消息，称季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言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

从八宝山回来，我们又去了季老故居。故居的门锁着，门口贴着一幅白色挽联。故居依旧，故居前面的小湖里，季老生前栽种的荷花正在盛开。我们坐在湖边，望着“季荷”，看了很久很久。

18 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季老。那一次相见，正是为了编纂出版《传世藏书》。

《传世藏书》：变官藏为民藏的古籍整理大工程

蔡德贵先生所著的《季羨林传》是这样记述《传世藏书》的：《传世藏书》是国家“八五”跨“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之后二百多年来，最大最系统的古籍整理工程。项目启动于“八五”计划期间，由季羨林任总编，张岱年、徐复、王利器、钱伯诚、戴文葆等著名学者任主编，并组成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克勤等人出任。全国两千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参与整理工作，收入自先秦到清末要籍一千种，总计二亿七千六百万字，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一百二十三册。

该工程的初衷，是感叹中华典藏丰伟，但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便想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喜欢读书的普通人，足不出户，能随时阅读，吸取知识，充实思想。

这样一个大工程，困难多矣。经费筹措难，排印难。此书本可以取影印之巧，有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但为了读者方便，有巧不取，决心横排、简体、加标点。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千百倍工作量，工作中的艰辛，难以言状。

在关键时刻，季羨林为工作委员会打气，鼓之以真情实感：要办事，就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于是，编写人员有了劲头，他们下决心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坚信“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当全书出版工作告竣之后，季羨林于 1996 年 10 月 11 日晚九点半，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济南。10 月 12 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传世藏书》捐赠仪式。季羨林为母校捐赠了一套《传世藏书》，中国建设银行山东分行也捐赠了一套，每套价值人民币六万八千元。目前，这两套书已编码启用。

蔡德贵先生所著的《季羨林传》，是季老 20 世纪 90 年代委托和授权他写的。书成之后，季老看过，十分感激。后来，该书又由人民出版社于 2000 年 12 月再版。蔡先生是季老的同乡、好友、山东大学教授、季羨林研究所副所长。书中的内容，都是季老口述和由跟随季老近 40 年的助手、秘书李铮先生所提供。许多人认为，蔡德贵先生所著的《季羨林传》是很权威的。

套题照片：国学大师季羨林。（资料照片）

蔡先生所著的《季羨林传》，能如此详尽、准确地记述《传世藏书》一事，既是对季老的尊重，也是对《传世藏书》的肯定，更是对我们这些参加策划、编纂、出版《传世藏书》工作人员的慰勉。

北大造访季老

《传世藏书》的策划准备工作始于 1990 年。

开始就我们两个人，后来又增加戴文葆、张自文、刘波等人。由于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项国家级的文化出版工程，因此对各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考虑得比较细。特别是对如何组织协调，如何保证质量，如何保证经费，如何搞好印刷发行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论证、反复论证。在有了把握并得到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同意与支持之后，我们才去见季老、请季老。

去之前，我们请周老（周林）、戴老（戴文葆）给季老打了电话。当时，周老已从北大党委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老与季老很熟。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老任北大党委书记是胡耀邦提名的。周老到北大后，坚决执行邓小平、胡耀邦的指示，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季老便是由周老点名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戴老是我国资深的编辑家、出版家，时任人民出版社编审，20 世纪 50 年代就与季老相识。有了周老、戴老的电话在前，我们才敢大着胆子，在戴老的带领下，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准时赶到季老的住处。

季老住在北大朗润园 13 号楼。这是一栋极为普通的职工宿舍，有几层，住有多户人家。季老住一层，有两套小户型的房子，一套住人，一套放书。当时，季老刚 80 岁，身体相当硬朗，精力充沛，每天忙得不得了，找他的人很多。我们到季老家时，前面的客人还没走。一位衣着鲜丽的印度女士在座，三十多岁，很富态，随行的还有四五人。据说，这位女士是印度一个大家族的千金。讲的是英语，与季老谈兴正浓。我们只好礼貌地退出，站到楼外的小湖边，欣赏楼前满湖开得正好的荷花。后来才知道，季老住所前的小湖叫朗润湖，通着旁边的未名湖。小湖里的荷花，是季老多年前种的，北大师生称这些荷花为“季荷”。

过了一会，季老从住房出来，礼送印度客人后，同我们打招呼。季老逐一向我们讨要名片。有人满脸窘相，说没有

印。季老笑着说，按旧规矩，不递名片是可以不接待的。那位同志讲，现在的名片，街上卖冰棍的都可以印，没有先生想的那么庄重。季老更是笑了，示意我们进他的住房。我们万万没想到，鼎鼎大名的季老原来是如此随和，如此平易近人。

争取季老当《传》书总编纂

那天主要是陈克勤主讲。大意是：海南刚建省，百事待举，很想在出版上做点事。经过认真调研，形成一个共识，即电脑的出现，将大大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电子书、网络书将成为阅读主流。有了电脑，古籍保存的方式也将发生根本转变，这给整理、保存、弘扬中国文化带来巨大机遇。

但是，电脑网络再先进，有一个工作是无法替代的，那就是必须将阅读物一个字一个字，准确无误地敲入电脑。中国历代那么多重要典籍，正等待我们去完成这一项工作。

基于上述共识，我们很想出版一部能代表中国文化面貌的大书，使之传之于世。具体做法是，按经、史、子、集四库，甄选先秦至清末历代重要典籍，编为一书。对这些典籍，选择通行本或善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进行整理。

为方便现代人读书，方便制作电子文本，我们准备采用横排、简体字、新式标点。在出版书籍的同时，制作电子文本。这些典籍只有存入电脑，才可以避免天灾人祸，得以永久保存，才可以通过网络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最大范围的弘扬。

这部书，我们设想了一个名字，叫《传世藏书》。

季老听得很仔细，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我们请教他的看法，他讲了两句话：“这件事很好，很好！但也很难，很难！”

当我们讲，想请季老做《传世藏书》的总编纂时，季老讲，要先看看相关材料再说。并表示，《传世藏书》有什么活动，可以先让他的秘书前去参加。

临走，季老坚持要送我们出门。我们执意不敢，但季老还是把我们送出了他的家门。不久前，他在书房写作，保姆出门，误将他锁在屋内，他跳窗而出，结果骨折。他送我们出门时，腿还不能高抬。我们一再请他回，他还是坚持再送，一直把我们送下住房前的几级台阶，才挥手与我们示别。我们走出很远，还看到先生站在楼前，望着我们的背影。后来，我们从他的秘书那里得知，季老对我们的这次造访印象很好，季老曾对他的秘书讲：这几个人倒真象干事的人。

季老领衔 《传》书汇聚南北学术精英

季老后来不仅阅读了《传世藏书》的相关材料，还叫秘书到北京、海南等地参加《传世藏书》的有关学术讨论和筹划准备会议，并专程到长沙实地考察了《传世藏书》最初的编校情况。

第二次约见我们时，季老对我们的个人情况和《传世藏书》的相关情况已相当了解了。

（下转 B13 版）

